

父辈丛书
文化名人系列
[图文版]

我的父亲 田汉

田申著

父亲一生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 诚的哲学几乎支配了父亲的一生
他从中得益匪浅 亦罹祸良多 诚的哲学使他讲情重义 交了无数的朋友
同时也奠定了他艺术创作的根基 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 父亲一生深信
几乎支配了父亲的一生 他从中得益匪浅 亦罹祸良多

诚可以救万恶



辽宁人民出版社

我的父亲 田汉

田 申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田 申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田汉/田申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4. 1
(父辈丛书·文化名人系列)
ISBN 7-205-05669-1

I. 我… II. 田… III. 田汉 (1898 ~ 1968)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7128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张: 8 $\frac{1}{2}$

字 数: 225 千字

插 页: 2

印 数: 1 ~ 6,000

出版时间: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 炬 赵中男 娄 瓴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侯俊华 刘再升

定 价: 19.00 元

销售热线: 024 - 23284300

23284296

前 言

1966年5月我从海口参加水陆坦克琼州海峡渡海演习后回到北京，在细管胡同的家里，见到了祖母和父亲，高兴地向他们讲了我国产水陆坦克成功横渡海峡的情况。然而回部队不久，《人民日报》即发表了批判《谢瑶环》的文章，对作者的批判已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文革”开始，部队也开展对《谢瑶环》的批判，重点对象当然也就联系到我的身上。以后形同软禁。因此5月的父子相聚，也就成了父子的永别。

1966年12月，听说父亲在家里被“四人帮”抓了去，从此音信全无。我们全家人都受到“株连”，家里就只剩下九十多岁高龄的祖母，和始终陪伴着她老人家的忠心不移的绍益娉（湘剧名优陈绍益的夫人）。祖母始终坚信儿子会回来，因为1935年2月父亲在上海被捕，后来又转押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她还去探过监，送过饭，最后儿子还是放出来了，但是这一次，她日复一日地坐在院子里苦盼，却直到1971年的冬天，她老人家与世长辞，也没有盼来丁点儿的消息。

1975年5月29日，“四人帮”的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家属宣布“结论”。我们都抱一线希望去参加，不管怎样，只要父亲还活着就行，但听了以后，使我们万念俱灰，原

来父亲在1968年12月10日就惨死狱中了，至于“定为叛徒”，“开除党籍”，那都是预料中的事。对于我们晚辈来说，最悲痛的莫过于没收父亲的一切遗物，所有的手稿、书信、书画、照片，一切的一切全都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手续，以后也无法追查，甚至在1979年4月25日要开田汉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时，家里都找不到他一张照片，最后还是由新华社资料室提供了一张。父亲也是没有骨灰的，因为他的名字已被“四人帮”改为“李伍”。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关汉卿》，还有他生前的眼镜和钢笔。

“文革”给我们家带来的终生遗憾太多太多了，后来据说父亲在临终前，曾恳求那些“四人帮”的鹰犬，让他见他的老母一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而我这做儿子的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更是痴人说梦了。我一岁丧母，即由祖母抚养，当1971年12月，祖母孤单凄凉地独自在痛苦绝望的心情中死去时，我却远在千里外的襄樊劳改，得到噩耗，好不容易恳请回京料理。当我带着儿子青青赶回奔丧时，祖母已经长眠在床上五天了。幸好是在冬天，呼啸的北风从破碎的纸窗中刮进来。我扑上前去，抱着祖母大声痛哭。这时因为全家都受株连隔离，只有我带着她的重孙陪伴她共同度过这一永远难忘的凄清寒冷的漫漫长夜。青青睡着了，我整夜坐在祖母的床边。窗外北风呼号，吹乱了她的白发，我轻轻地拨开，露出她慈祥的面容，我思绪万千，欲哭无泪。老天爷，为什么不能让我在她的生前见最后的一面呢？为什么不能让她再听我叫她一声“娉”，再离去呢？

1919年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经宗白华介绍，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订交信上就向他介绍他一生最爱的三个人，首先就是“意坚识著，百苦不回”的母亲易克勤夫人。当我祖父



前坐者祖母易克勤。
后排左起：弟田大畏、父田汉、叔田洪、田申。
1955年于北京。

田禹卿在三十四岁病故后，分家时留给我祖母的仅是几块木料和三个孤儿，当时我父亲九岁、三叔六岁、五叔三岁，但祖母发誓一不嫁人，二不当女佣，三不要饭，完全靠十指的辛劳养活三个孩子。祖母拼命选丝、绩麻，却也只能勉强供我父亲一人读书，可以说没有祖母的决心培养，也就没有以后的田汉。直至“文革”中，父亲被“四人帮”摧残致死的前一刻，他还要求见妈妈一面，这也是必然的心情。在我幼时跟随祖母颠沛流离改名换姓的生活中，亲身感受到祖母真是一个“无私的人”，任凭自己多么困难，但如果朋友们有什么困难，都是解囊相助，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让别人吃饱。后来父亲办“南国社”，搞剧团，当演员们没米下锅时，她也会当尽自己的东西，去支持剧团的生活，当时戏剧界都称她为“戏剧妈妈”，我想这也绝非过誉之辞。

我父亲还向郭沫若介绍他的“知己舅父”易梅园(梅臣)先生，其实这也是他自己所说的“知我最甚，爱我最深，责我最力”的岳父兼父亲。如果没有易梅园的培养，送他赴日本深造，甚至不顾夫人的反对，将爱女易漱瑜许配，也就不会有日后的田汉了，但是偏偏命运对他们太残酷了，1920年12月，易梅园就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使我父亲和母亲又成了无父的孤儿。

我父亲向郭沫若介绍的第三个人就是他的“知己爱人”易漱瑜女士，也是他的表妹，即我的母亲。由于易梅园对他的姐姐即我的祖母易克勤，从来是既尊重又亲密，而对我的父亲自幼好学上进，也是非常喜欢。当我父亲在上长沙师范时，他就找了他的夫人陈颖湘和我的祖母易克勤，谈起想将爱女易漱瑜许配给我父亲田汉的事，但对这桩婚事，他的夫人陈颖湘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主要的原因是嫌我祖母家太穷，但是我父亲田汉和母亲易漱瑜，从

★

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彼此都有好感，我父亲在外祖父易梅园的帮助下赴日留学后，两人又书信不断。

1919年，我父亲回湘探亲，母亲当时在周南女中读高中，正放暑假在乡下歌棣塘家中休息。父亲在省城即听到外祖母趁外祖父在上海，要母亲与当地一个陈姓乡绅之子订亲，为此父亲的表舅蒋寿世给他们出了一个应急的主意，先说学校有事，让母亲进城与父亲会面，再由父亲带她同赴日本。这一逃婚的决定，进行得非常神速，瞒过了我外祖母陈颖湘，但经上海时，却得到了我外祖父易梅园的同意，父亲就十分高兴地带了母亲同赴日本了。母亲当时因为匆匆离校，高中尚未毕业，到东京后先要补习日语，后来又考入高等师范，学习之辛苦可想而知；但她聪明好胜，再加上我父亲的辅导，终于克服重重难关，上了学习轨道，他们两人当时各住一处，保持着清纯的恋爱关系。但这种幸福的生活实在太短促了，1921年初，即从湖南传来我外祖父易梅园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消息，使他们突然震惊得不知所措，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易漱瑜失去了一个至爱的父亲，田汉则失去了一个至爱的舅父、岳父，他们俩一下子都成为无父的孤儿了，为了互相慰藉也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由分居生活改为同居生活。

由于经济上失去了依靠，我父母在1922年秋回到上海，因为不愿返回那豺狼盘踞的故乡，父亲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在民厚里租了房子，把母亲、岳母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一家人又团圆了。当然，当编辑并不能施展父亲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抱负，他素来就有自立门户，独创一格的理想，因此，不久后他就和我母亲共同创办了《南国半月刊》，成为父亲以后“南国”戏剧事业发展的源头。他们两人开始首创这个事业，一无资金，二无人合伙，完全靠

自己创作，自己编辑，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而母亲更是在生我以后不久，就投入这辛劳的工作，三叔田洪则外出推广销售，扩大了这一刊物的社会影响。

我父亲向郭沫若所介绍的他一生最爱的三个人，无一不是对他的一生具有极大的影响的人，如果没有母亲的立誓牺牲，送他上学，如果没有舅父的爱护培养，送他赴日留学，并将爱女相许，也就不会有今日的田汉。至于我的母亲易漱瑜与他患难与共，两人共同首创了《南国半月刊》，也成为他以后发展“南国”戏剧事业的动力。可惜我因为一岁丧母，脑子里对母亲没有留下一点印象，以后仅凭着残留下来的几张照片，和几篇诗文，供我回思和遐想，但由于我太想见我母亲的容颜了，使我经常在梦境中与她相见，因此这也在本书的开头，我要先叙述他们三人的原因。

父亲死后，虽然他的骨灰无存，但至今他的精神仍为人们所敬仰，是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人。郭沫若说他可以发大财，做大官，但他都视如无物，夏衍说他一生不知“钱”为何物，这些话在我看来都不是过誉之词。我父亲还是一个能团结同志搞事业的人，如早期的南国社，后来的戏剧运动。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奋勇前进，正如周总理所说田汉善于团结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在一起，仅凭田汉也是独木难支大厦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还写下了他的至友和几位知己的事迹，当然也无法包括全部，如历史学家翦伯赞，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都是他终身的好友。

田 申

2003年9月30日

目 录

前 言	1
引 子 从开国大典说起	1
第一章 我的祖父及我父亲一生最爱的三个人	7
1. 我的祖父	7
2. 父亲田汉最爱的三个人	9
第二章 父亲的一生	40
1. 田汉的诞生	40
2. 祖父之死	41
3. 栖凤庐与《西厢记》	44
4. “英雄怀汉”	47
5. 参加学生军	49
6. 恩师徐特立提倡“窗户报”	52
7. 求学东瀛	54
8. 夫妻创办《南国半月刊》及母亲之死	64
9. 父亲的爱情和婚姻	72
10. “五月花”在杭州	90

11. “南京大演其戏”	94
12. 长沙《抗战日报》.....	102
13. 武汉“三厅”	105
14. 《母亲的话》	108
15. 从桂林剧运到西南剧展	111
16. 荣誉的巅峰——五十大寿	119
17. 初进解放区和新中国的诞生	132
18. “为民请命”的两篇文章	137
19. “为民请命”的两大杰作——《关汉卿》与《谢瑶环》	147
20. 田汉之死	160
21. 江青是田汉的养女?.....	170
22. 田汉的复活.....	171
23. 真理不灭，百年永生	178

第三章 父亲的几位好友

1. 郭沫若与《三叶集》	182
2. 年长的终身挚友——欧阳予倩	194
3. 首创南国社的伙伴——徐悲鸿	213
4. 剧坛的黄金搭档——洪深	218
5. 战友加兄弟——阳翰笙	227
6. 永生的聂耳	231
7. 陶行知伯伯与晓庄	237

第四章 父子情深

1. 一篇永远使我落泪的文章	241
2. 父亲的遗愿与勉励	257

后 记

262

★




从开国大典说起

1948年12月，我当时在华北军区炮二旅炮一团担任副团长，奉命从太原围城赶赴新保安参加围歼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郭景云部，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的19兵团，63、64、65三个军及高存信旅长指挥的炮二旅，一、二、三团各一部，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12月22日7时发动总攻，一举歼灭了被围困在新保安城中的敌35军，这是平津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它彻底切断了平绥路，堵死了傅作义部向绥远逃窜的通道，也达到了分割包围天津的战略目标，使傅作义残部困守北平，无路可走。我团在1949年1月奉命挺进北平西北的昌平，参加对北平的围城，此时我站在昌平的高地，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北平城内故宫的宏伟皇城了，心中万分地兴奋。看来这座巍峨的古城，不久亦将成为人民的天下了。

天津解放以后，傅作义和平交出了北平。这时高旅长转告我一个好消息，说军区罗瑞卿副政委来电话，要我进城去看我的父亲，这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自我从缅北战场打回国内去参加芷江会战，经过昆明，见到父亲和安娥妈妈，已近四年未与父亲通音信，但我心中是时时思念他们的。

因昌平距北平城较远，高旅长还特别派了一辆刚从新保安缴获的美国大道奇卡车送我进城。我随即带了警卫员左毅海，全副武装就登车上路了。我站在卡车上观看两旁的景物，见到的老百姓都向我们招手致意，表示欢迎。车到了西直门，此时



已由我军站岗值勤，我下车交了通行证，然后即让卡车回部队，我和左毅海徒步进城区。因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商店都未开门，路上的行人也很少，偌大个北平，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一路问来，找到了军区招待所北平饭店（现北京饭店）。到军区招待所，交了介绍信，说明来意后，值班参谋告我，田汉住在华安饭店，在东交民巷，离此不远。总算找到了父亲确实的住处，我的心也就踏实了。当我敲开了房门看到迎接我的穿着蓝布棉袍的父亲时，禁不住向前拥抱他，热泪也夺眶而出。父子分别虽仅有三年多，但风云变化是多么大呀！想不到今天竟在古城北平重逢。父亲过去曾写诗道：“鸡啼直似鹃啼苦，直为东方未易明。”这黎明终于盼到了。我和小左进屋坐定以后，父亲和安妈妈就谈起来解放区的情况，讲到在傅作义还未交出城防以前，他们就利用安妈妈在北平的亲戚关系，先从西柏坡带着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秘密进城，先找到南国社的老友徐悲鸿，嘱他并转告齐白石等文化人，千万不要离开北平，等待古城解放。当然这也是冒有风险的事。并讲到在西柏坡时，邓颖超妈妈就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还告诉了他们我正在参加平津战役，使他们非常高兴；又讲到来解放区前，他们曾专门去长沙看望了祖母，这也是我最关心的事，因为我母亲去世后，就是她老人家将我在苦难中抚养成人的。父亲说至今仍未打听到消息的，就是我的五叔田沅。他是1938年去延安的，后来听说调到山东军区工作。我在太原前线曾与冀鲁豫炮兵部队共同作战，也曾了解他的情况，但都没有结果。因为祖母的牵挂，父亲也常为此事放心不下。我们父子见面，心情都很兴奋，我也向他谈了三年来的战斗经历。我们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呀！就这样，长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告辞了他们，搭军区的便车回部队了。

部队进城以后，由于在华北各地区缴获了不少坦克和装甲车，华北炮兵旅也改组为华北特种兵司令部。因我在印度曾学习过战车，又将我调任华北战车团副团长，组成一个有三个营三千多人的大团，并且在7月份受命与东北战车团合组坦克装甲车方队，准备在开国大典时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新中国国家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时，田中（左）驻军昌平。

领导人的检阅。我和团政委贾林野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且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我们缴获的日式坦克和蒋介石改装的装甲车，完好的并不多，需要紧张地抢修和组装及试车。为了参加检阅，我们挑选了最好的干部和驾驶员，和东北战车团一起在“五棵松”、“公主坟”一带进行紧张的操练，那时候这一带都是一大片庄稼地和荒地，为了使坦克和装甲车在天安门前整齐地通过，而又绝对不准抛锚，我们全团参训部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就是在开国大典的前三个晚上，我们还在天安

门前进行了实车演练。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召开了，父亲光荣地参加了这个建立新中国的筹备会议，分在了国旗、国歌、国徽小组。国旗、国歌、国徽的选定都是在开国大典前必须决定的大事。

对于国旗的图案的选择，其中也有父亲的功劳呢。说起来也是一件巧事。起先上海曾联松送来的五星红旗征稿，因为在大星中有镰刀斧头的图形，与苏联国旗相似，在初选时即被淘汰，但我父亲看过后，却对此情有独钟。然而等到要汇编送审，却找不到这件征稿了，父亲从被淘汰的图案中翻找，才从最底下找到了那张五星红旗的图稿。这张几乎被遗忘的应征稿最后被编为32号。在国旗审查过程中，有一天乘毛主席有



1949年北京受阅时的田中。

空，父亲把五星红旗的图案直接交到了毛主席手里，并提议去掉大星中的镰刀和斧头。主席看后也感觉不错，最后在决定国旗图案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使用32号图案作为新中国的国旗。

再说到国歌的选择，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就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当时，为选国歌，费的心思甚至比选国旗还要多。因为国歌的专业性太强，应征稿寥寥无几，直到开国大典前夕还没有合适的稿子。大家商

量再三，还是由徐悲鸿提议，用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提议一说出口，周恩来就脱口而出：

“好！我看这个方案不错！”后来经众人的再三讨论，终于决定，就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消息传到我所在的部队，令我欣喜万状。父亲和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将在开国大典上奏起，我的心情自然是尤为激动。10月1日拂晓，受阅的坦克和装甲车开始编队行军，经复兴门到东单待命，官兵们都精神振奋情绪高涨，忘记了连日的疲劳，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下午三时，礼炮齐鸣28响，鲜艳的五星红旗伴着雄壮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徐徐升起。我的心中也无比地激动和自豪，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新生，也为我的父亲——《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

田汉的老家在哪里？

1986年11月，田汉研究会在长沙召开田汉学术研讨会，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原代部长周巍峙及父亲的生前友好杜宣、吕复等，都远道前来参加。我的叔叔田洪、婶婶陈绮霞和妹妹田野、妹夫张辉等亲属都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住在蓉园宾馆。会后都去参观父亲的故居。我只是从前听说在花果园的田家墩茅坪，但从未去过，以前回长沙老家只到我的外祖母家歌棣塘住过。现在花果园已改称果园乡，我们大队人马到了乡政府，乡长和党委书记都来隆重接待，并亲自带我们去找田家墩和茅坪。几经和当地老人实地查找，所谓的茅坪，已不复存在，现在已变成一片菜地，田家的祖屋也早已荡然无存。我仍然记得1941年在南岳时，祖母每次详细叙述她的乡居往事，都会说起她在我祖父死后曾祖父分家时，只分到了几块木板，其他就一无所有了，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



★ 田申与夫人林列，1992年10月于北京。

那时候，对她来说，惟一的财富，就是她的三个儿子。我和妹妹、妹夫，一起在菜地里照了一张相，这就是田汉的“故居”呀！同来参观者都不免慨然兴叹一番。难怪在1975年10月，“四人帮”的专案组在宣布我父亲的结论时，虽将他划定为“叛徒”，但对他的出身成分仍定为“贫农”。今天我们实地考察发现，恐怕是连“贫农”都谈不上。由此，我也更加尊敬我祖母伟大的人格。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一生随着儿子颠沛流离，受尽千辛万苦，也从未要儿子在老家买一间房，置一亩地，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过去戏剧界的朋友尊称她为“戏剧妈妈”，也不是言过其实的吧？

我一岁丧母，完全是祖母抚养我成人，1941年在南岳菩提园与祖母和父亲同住一个多月，又成为我一生中的巧遇。难得有那样的机缘，祖母每天晚上在油灯下，一边绩麻，一边娓娓追忆她苦难的家史，而父亲又详细地记录下来，成为以后出版的《母亲的话》，而我也得以了解父亲的童年往事，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否则，我对我的家世，也是难以描述的。



田汉故居，如今只有一片菜地，房屋无存。从右至左：张辉、田申、田野、田伟。